

猫话



作家养猫、写猫,“古”已有之,于今犹盛。

丰子恺先生写过一篇谈猫的文字,说是养猫有一个好处,遇有客至而又一时不知道与客人说什么好,便说猫。

说猫,也是投石问路,试试彼此的心扉能够敞开到什么程度。

那么,我也给读者们说说猫吧。

猫的命运与它们的主人之间,是不是有什么关系呢?

夏衍与冰心都是以爱猫著称的。据说夏衍之前养过一只猫,后来夏衍落难,被囚多年,此猫渐老,昏睡度日,乃至奄奄一息。终于,夏衍恢复了自由,回到家,见到了老猫。老猫仍然识主,兴奋亲热,起死回生,非猫语“喵喵”所能尽表。此后数日,老猫不饮不食,溘然归去。

或谓,猫是一直等着夏衍的。只是在等到了以后,它才撒爪长逝。

闻之怆然,又生人不如猫之思。

冰心家里养着两只猫,都是白猫。一为土种,一为波斯种,长毛碧眼。按当今时尚,自是后者为尊为宠。偏偏冰心老人每次都要强调,她不喜欢碧眼波斯猫,感觉它像个外国人似的。她强调碧眼波斯猫是她的女儿吴青的,土猫才属于她自己。她称她的褐眼土猫为“我们家的一等公民”。她把她的合影送给我与妻,照片上一只大猫占了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的位置。

刘心武也养猫,是一只硕大无朋的波斯猫,毛洗得雪白纯净,俨然贵族模样,望之令人惊喜,继而心旷神怡。唯该猫对待客人十分淡漠,它能引起你的兴趣,你却引不起它的兴趣。面对有这样贵族气质的大白猫,你似乎也略感失落。

刘家还另有一只土猫。刘心武曾说他钟爱波斯猫而绝不轻慢土猫。

我也喜欢养猫。我在新疆伊犁养了一只黑斑白狸猫,取名“花儿”,是我所在的巴彦岱红旗公社

二大队的看瓜老汉送给我的。这只猫十分善解人意,我们常常与它一起玩乒乓球。我与妻各在一端,猫在中间。我们把球抛给猫,猫便用爪子打给另一方,十分伶俐。花儿特别洁身自好,绝不偷嘴。我们买了羊肉、鱼等它爱吃的东西,它竟能做到非礼勿视、非礼勿行,远远知道我们买了东西,它避嫌,走路都绕道。这样谦谦君子式的猫,我至今只遇到过这么一只。

这只猫时时跟随着我。我在农村劳动时,它跟着我下乡。遇到我去伊犁河畔的小庄子整日未归时,它就从农家的房顶一直跑到通往庄子的路口,远远地迎接我。有时我骑自行车,它远远听到了我的破旧的自行车的响声,便会跑出去相迎。遇到我回伊宁市家中,我也把它带到城市。最初,这种环境的变异使它惊恐迷惑,后来,它似乎明白了是怎么回事,习惯于双栖生活,不以为“异”了。

花儿的结局是很悲惨的。可能它过于“内外有别”了:它在家里表现得克己复礼,但据说常在外面偷食,毕竟是猫。花儿偷食了人家的小鸡,被人下了毒饵,鸡的主人在一块牛肉里放了许多针,花儿在生育一个月、哺乳期刚满之后中毒针死去。

我现在也养着猫。有些宠猫者养的猫都是阉割过的无“性”猫。我养的猫完全是率“性”而为。我们家有一个小院,四株树,猫爬树上房,房顶上是它的自由天地。叫春的时候,它引来一群“男友”,在房上你唱我和,你应我答,你哭我叫,煞是热闹。

王蒙

萝卜

杨花萝卜即北京的小水萝卜。因为是杨花飞舞时上市卖的,我的家乡名之曰:“杨花萝卜”。这个名称很富于季节感。

我家街口一家茶食店的屋下有一个岁数大的女人摆一个小摊子,卖供孩子食用的便宜的零食。杨花萝卜下来的时候,卖萝卜。萝卜一把一把地码着。她不时用炊帚洒一点水,萝卜总是鲜红的。给她一个铜板,她就用小刀切下三四根萝卜。萝卜极脆嫩,有甜味,富水分。自离家乡后,我没有吃过这样好吃的萝卜。小时候吃的东西都是最好吃的。

除了生嚼,杨花萝卜也能拌萝卜丝。萝卜斜切的薄片,再切为细丝,加酱油、醋、香油略拌,撒一点青蒜,极开胃。

萝卜丝与细切的海蜇皮同拌,在我的家乡是上酒席的,与香干拌荠菜、盐水虾、松花蛋同为凉碟。

北京的拍水萝卜也不错,但宜少入白糖。

北京人用水萝卜切片,余羊肉汤,味鲜而清淡。

烧小萝卜,来北京前我没有吃过(我的家乡杨花萝卜没有熟吃的)。有一位台湾女作家来北京,要我亲自做一顿饭请她吃。我给她做了几个菜,其中一个烧小萝卜。她吃了赞不绝口。那两天正是小萝卜最好的时候,都长足了,但还很嫩,不糠;而且我是用干贝烧的。她说台湾没有这种小萝卜。

我们家乡有一种穿心红萝卜,粗如黄酒盏,长可三四寸,外皮深紫红色,里面的肉有放射形的紫红纹,紫白相间,若是横切开来,正如中药里的槟榔片,当中一线贯通,色极深,故名穿心红。卖穿心红萝卜的挑担,与山芋同卖,山芋切厚片。

紫萝卜不大,大的如一个大衣扣子,扁圆形,皮色乌紫。据说这是五倍子染的。看来不是本色,因为它掉色,吃了,嘴唇牙肉也是乌紫乌紫的。里面的肉却是嫩白的。这种萝卜非本地所产,产在泰州。每年秋末,就有泰州人来卖紫萝卜,都是女的,挎一个柳条篮子,沿街吆喝:“紫萝——卜!”

汪曾祺

暮色中的炊烟

炊烟是房屋升起的云朵,是劈柴化成的幽魂。它们经过了火光的历练,又钻过了一段漆黑的烟道后,一旦从烟囱中脱颖而出,就带着股超凡脱俗的气质,宁静、纯洁、轻盈、飘渺。

无云的天气中,它们就是空中的云朵;而有云的日子,它们就是云的长裙下飘逸着的流苏。

如果你晚霞满天的时候来到山顶,俯瞰山下的小镇,可以看到一动一静两个情景,它们恰到好处地组合成了一幅画面:静的是一幢连着一幢的房屋,动的则是袅袅上升的炊烟。房屋是冷色调

的,炊烟则是暖色调的。这一冷一暖,将小镇宁静平和的生活气氛完美地烘托出来了。

女人们喜欢在晚饭后串门,她们去谁家串门前,要习惯地看一眼这家烟囱冒出的炊烟。如果它格外地浓郁,说明人家的晚饭正忙在高潮,饭菜还没有上桌呢,就要晚一些过去。而如果那炊烟细若游丝、若有若无,说明饭已经吃完了,你这时过去,人家才有空儿聊天。炊烟无形中充当了密探的角色。炊烟总是上升的,它的气息天空是最为熟悉的了。

迟子建

M 名诗荟萃

漏洞

顾城

这是一个少见的好天
好得看不见什么
楼高高的做了仓库
你很难喜欢一个人
除非一个小小的
悲观主义者
到了一定年龄
你敏感得像空气
到处都是音乐
到处都是谏语
有什么东西通过
显示成了爱情